

长河流域
changhelanghua

弦歌织锦图

——“十四五”菏泽城建工程礼赞

□ 李凡建

吾乡菏泽，鲁西南腹地。自“十四五”之期，秉磐石之志兴城，功能日臻其善；迩来沐省府恩泽，财力竭力增资，品质愈发其隆。城池营筑日新，功绩卓然；壁垒兴修月异，效能彰明。物通衢，兴水利，起高楼。览其城郭：街陌规整荫浓花馨，园圃星罗径幽亭映。污浊备而雨污分治，清流注；积淤无而市井清翠，盛景生。

牡丹机场雄峙，银鹰振翼连寰宇；高铁铁龙疾驰，枢路纵横通亚欧。长江路高架十公里，靓城貌而架通衢；智慧车泊位三万余，便黎民且庶受益。青年湖畔古城，缮旧增制：青砖黛瓦凝古韵，飞檐斗拱焕华光。明清市井重展，当代非遗再现。赵王河公园经缮，清流萦带，廊桥卧波；环堤诸园胜景历兴，芳草葱翠，童叟接踵。

嗟呼！五载劬劳，城貌焕然一新，目及楼宇栉比，夜灯竞彩辉苍昊；一届勤政，发展疾如迅矢，耳闻弦歌盈途，昼日诗兴溢泰平。吾赏盛景怀深，撮城建之要；缀辞咏味意切，奉献桑梓父兄，同贻天下贤英。尚祈诸君赐金玉言，共襄故土文脉之兴；此吾怀拳拳愿，敢托序章寸诚。是为序。

赞长江快速路

长衢通达耀腾光，十里云程瞬息息。西馆古城融远域，东街新郭启康庄。车随落照归农舍，人逐飞鸿赴锦堂。大道如弦开顺境，星河挥笔绘华章。

赞曹州古城

古邑曹州宜放眼，惠民新政利尘寰。

咏牡丹机场通航

凤翥云霓接紫宸，花香满溢绕芳邻。冲霄曾郡千重雾，载遍花都万里春。

忆菏泽环堤公园建设

环堤叠翠绕亭台，暮径晨踪探步来。昔日荒沟堆腐叶，当年浊浪覆污苔。挨门谳政文书办，掘壑平基基基铺开。且喜游人尽乐，躬逢此役泪蒙腮。

咏赵王河公园纳新

往岁沟污积厚，今朝碧水融宽。绿廊十里抱晴川，八座长桥灿烂。政舍依林藏秀，商楼映景通闲。一城诗意沁民安，菏泽新图展卷。

花都高铁唱新筹

追风一日千程赴，载梦飞腾万里流。

西江月·赞赵王河公园纳新

往岁沟污积厚，今朝碧水融宽。绿廊十里抱晴川，八座长桥灿烂。政舍依林藏秀，商楼映景通闲。一城诗意沁民安，菏泽新图展卷。

人间真情
renjianzhenqing

一碗羊汤暖立冬

□ 田雪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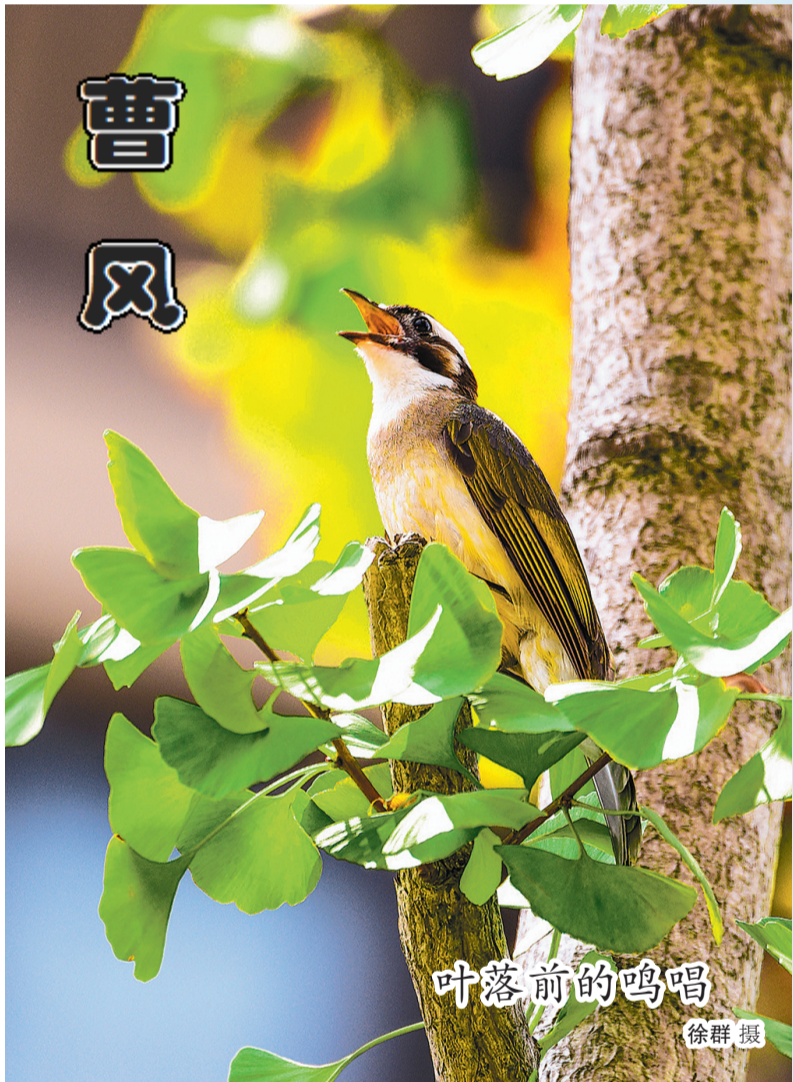
立冬前，父亲特意托表哥从乡下买了只羯羊。立冬前一晚，母亲守着老砂锅大煮羊肉，撇浮沫，下调料。羊骨头配几种香料，文火咕嘟咕嘟煮了6个小时，熬得汤色如乳，羊肉不腥不柴，炖到筷子一戳就烂，一动就从骨头上脱离下来。

立冬早上，餐桌上端上来三只青花大碗。母亲拿来一个大馒头，掰成小块儿放在三个大碗里。父亲从厨房端出砂锅，锅盖一掀，满屋便浸在醇厚的香气里了。前一晚熬好的汤，静置了一夜，上面就凝着一层玉色的脂肪，此刻小火一滚，又化作扑扑腾腾的奶白。母亲舀起一大勺连肉的汤，浇在泡馍的碗里。馍像海绵般贪婪地吮着肉汤，母亲还给每个碗里撒了点葱花和香菜。

我捧起碗，先让那团白汽轻抚脸颊，脸上热乎乎的，啜一口汤，暖烫的鲜气顺着喉咙滑入心底，全身的毛孔都舒展开来。父亲看着我，说：“立冬喝碗羊汤，不怕三九的风霜。”嫂嫂自从嫁到我家，一看到羊肉就嫌膻气。母亲费尽心思，把羊肉做得吃不出一点儿膻味来，嫂嫂还是不肯尝一口。这次，她看到我们津津有味地喝着羊肉汤，又听父亲说立冬羊肉汤的作用这么神奇，便也泡了几块馍，舀了汤，坐下来。她先是双手捧着碗，轻轻地吹开表面的油花，试探着啜了一小口。汤一入口，她原本因顾虑而微蹙的眉梢便轻轻舒展开来。没有预想中咄咄逼人的腥膻，只有一股温润厚重的鲜香，如一缕暖流，瞬间从舌尖蔓延至全身。她忍不住又舀起一勺带着汤汁的馍，送入口中。馍块吸饱了精华，软糯咸香。她的眼里掠过一丝惊喜的光，然后低下头，又喝了一大口汤，然后一口汤一口馍地大吃了起来。

中午，父亲回来时，邀请了几个一起干活的外地工友。父亲对母亲说：“昨晚炖的羊肉汤，我盛出来的那盆，你热一下，让他们尝尝。”母亲听父亲要带工友来我家，她已经提前烙了饼，让他们自由搭配：羊肉汤泡馍，或羊肉汤就着饼吃。羊汤热乎乎地地下肚能扛一天冻。几个叔叔喝着热腾腾的羊肉汤，啧啧地赞叹：“这吃食暖胃暖心呢！”有个伯伯说：“今儿立冬，这一碗滚烫的羊肉汤下肚，还怕啥冷！”

父亲的工友吃完后便去工地了。他们的说笑声渐渐远去，屋里的香气却未散。父亲望着空碗，脸上带着满足的笑。我想，所谓不怕风霜，大概不只是因为汤暖，更是因为心被这份热气腾腾的亲情与善意填得满满的。



叶落前的鸣唱

徐群摄

冬日暖阳醉人心

□ 席忠翔

前两日网购的躺椅今晨总算到了。我这人总改不了那点毛病，但凡是快递，不拘大小缓急，但凡听得手机“叮”一声响，便坐不住了，非得立马下楼取来才踏实。因着这般脾性，菜鸟驿站倒成了我的第二个家，有时一日里要往返四五趟。

推窗时才觉着今日天色殊好。虽是初冬时节，气温已降到七八度光景，可那阳光偏生不同，清清爽爽地斜插进来，不偏不倚正落在肩楼骨上。暖意像温吞的米酒，慢慢在脸上晕开，竟催得心口微微发烫。索性只套件薄夹克，径自出了门。

小区里的梧桐还未褪尽秋装。叶子绿里透黄，黄中渗褐，倒像古玩铺里见过

的黄翡镇纸，一片片悬在枝头。风过时，筛下的光斑便活了起来，跳跳跃跃的，行人肩头都镀了层淡金，连步履都显得格外轻快，恍惚是走在未干的油画里。

驿站设在东门墙角，不过二三百步路程。穿园而过时，见着推童车的妇人，车篷半卷着，里头的娃娃给晒得两颊绯红。提菜篮的老太太蹒跚而过，篮里几根白萝卜水灵灵的，透着青玉似的莹润。还有个穿蓝工装的外卖员，跨坐在电瓶车上扒拉盒饭，阳光把他安全帽的系带照得发亮。

驿站前疏疏落落排着三五人，都不言语，却自有一种安详。日头把影子拉得细

长，这些墨色的剪影随着人微微晃动，竟像是会呼吸的民间剪纸。轮到我了，穿工装的小伙子扫码取件，动作爽利得像快刀切豆腐。道了声“辛苦”，他扬眉一笑：“这样的日头，干活不觉着累。”

那把躺椅是棕褐色牛津布的，展开在阳台上正相宜。对着满窗晴光躺下去，椅身便轻轻摇颤起来，恍恍惚惚的，仿佛乘着乌篷船在春水里荡漾。忽然记起幼时冬天，母亲总要把棉被抱到院里晒。傍晚收被时，她总要把脸埋进蓬松的被褥深深一嗅，那时满屋都是阳光的味道，像刚出炉的面包香。近来常有的失眠，竟在这片暖意里消融得无影踪。

我总认不出那个邻居

□ 马海霞

做了三年邻居，但见面次数很少。偶尔在胡同里，两辆电瓶车错身而过，点头笑笑，话都没说过几句。

不过，她的声音我熟悉。她是邻居家的房客，租了邻居的房子从事服装印花。活儿不多，不是天天开工。有订单时，她就和一位中年妇女一起来干。上下班骑车经过我家后窗，总能听见她俩聊些家长里短，“咱爸”“咱娘”地念叨着，很亲密。我一直以为她们是姐妹，后来才知道是妯娌。

去年秋天，我在胡同里捡到一包新衣服，猜是她掉的，就照着广告牌上的电话打过去。她很快赶来：“哎呀，太谢谢了！这是刚印好的工作服，可能早上送货时没绑紧，刚出门就掉了一包……幸亏你捡到了，要是丢在路上可就麻烦了！”

她挺感激，非要塞给我一兜水果。我不要，她直接扔进我家大门，转身就跑……

整个冬天，印花活儿少，她和嫂子偶尔才来一趟。

快过年时，听说镇上又开了家烧饼铺，我去排队买。正擀皮的女人抬头冲我笑：“姐，你来了！”我一愣——这人谁啊？“你不认识我啦？我是印花的！”

“啊？你又改打烧饼了？”

“我一直打呀！以前在别处卖，刚搬来这儿。”她指了指竖在路边写着“烧饼、炒鸡、欢迎预订”的广告牌，“我和孩他爸凌晨三点起来打烧饼，卖一早展。下午下班时间，我自己出来摆摊卖炒鸡。”她爽朗地笑了，“印花是副业。”

这回我仔细看了看她——她戴着围裙，头发全塞在帽子里，干净利索，面容普通却透着股精神劲儿。

农历腊月二十三赶集，突然有人喊我：“姐！”我转头，一个穿长款羽绒服、围着

厚围巾的女人冲我招手。我又懵了——这是谁？

“你又不认得我了？我是印花的呀！”

“啊？你咋又卖上对联了？”我赶紧走过去。

“我和嫂子每年腊月都卖春联。”她冻得一边搓手一边跺脚，用头一挑远处，“嫂子去买菜了。”

我问她还卖烧饼吗，她说：“卖！早上不到6点半就打完了。我公公帮着卖烧饼呢，不耽误我俩干别的。”

春节走亲戚，我找她订了60个烧饼。那天下着大雪，她送货上门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她却说：“年后不忙，买两个我也送。”

我问她过年涨价没，她摇头：“过节正是攒口碑的时候，不能涨价，质量也得稳住。”她戴着头盔和口罩，只露一双眼睛，睫毛上还沾着雪花。

至今犹忆李将军

——追忆太生

□ 尹献社



2025年10月7日18时，原崂山部队战友李太生老兄在家中阖然离世。

前一天早晨，他还在微信中向战友致以节日的问候。这样看来，他走得突然而平静，未受太多针石床褥之折磨。悲怆中略有一丝慰藉。

与太生交往，从部队到地方，断续五十载。记忆片段，可谓枝蔓丛生。

相机

在崂山的岁月里，相机属奢侈品，最早拥有的应是大队部的逢会计。据说他是连拍带洗加经营的。二中队较早拥有相机的应该是太生了。

1977年盛夏的一个中午，我拉上朋友去山中拍照，就是借用太生的相机。崂山到处是风景，在营房东北的一个小山包上，拍了有生以来照相馆之外的相片：大沿帽、四个兜的白色上衣。底片拿到暗室冲洗。黑白，效果尚可。

如果没记错，相机应是海鸥牌；如果还没记错，我连太生兄一起租借了：毕竟会摆弄有一定技术含量器械的，当时，并不多。

蛇媒

当年崂山脚下，有个神奇的地方——坐落在李村的陆军某医院。每年春秋之交，医院便组织采药队上山。看着异性的窈窕身影在丘壑草木中隐现，年轻的崂山军便有“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”的莫名冲动，进而产生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遐想。成功者自不乏其例，但若说传奇色彩，太生首屈一指。

1975年或1976年秋，崂山军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割草运动。据说是卖给山下某个奶牛场，赚得散碎银两，补贴伙食。太生也在割草大军中。当他用镰刀顺手撿起晾晒半干的草堆时，一灰褐色毒蛇猛然窜出，狠狠咬向他小腿……好在救护及时，由卫生员一路陪护，乘吉普车直送陆军某医

院。也就是在这里，他遇到李华女士，牵手上岸，成为终生伴侣。过程自然绚丽多彩，惜外人莫知。

是谁说过：人生纵然漫长，紧要处就那么几步。太生李华兄嫂在人生关键节点完成了无怨无悔的双向选择，而充当红娘的，竟是其貌不扬且心肠狠毒的毒蛇！上苍的安排，非人力可以违。

大哥

在部队，带新兵见习，太生是言传身教的老师傅；遂行战备任务，他是擒波驭电的定海针；开展友好交流，他是开路搭桥的建设者；拓展业务领域，他是寻幽探幽的领路人……退隐之后，他则华丽转身，成为各地战友的操心大哥。青岛不单是旅游胜地，还是部队所在地、战友聚集地。十余年间，四面八方新老战友赴青，大都先找太生兄报备。而他不辞辛苦，帮助安排衣食住行，办理各类事项，无怨无悔……

这里还有一段插曲。我仗着在部队习字的功底，退休后苦习书法，略有小成。青岛一家上市公司坐落在城阳峡岭路，其

老总和我相熟，每年都邀我去公司做客、创作。有感于太生为人，遂于2018年春夏之交，邀请其来青峡路一聚。他欣然同意，并偕三位战友同行。临别，太生送我两瓶汾酒，另递过一只布袋，打开来，是纯正吕梁小米，黄澄澄，沉甸甸……

2019

2019年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年份，可对太生来说，有些特殊。感觉从这年起，他的身体出了状况。

先要说一下叶泓教员。他转业后，惯常在上海和阿克兰两地穿梭，退隐后更是活成了候鸟。每次返沪，往往未下飞机已预定好走访战友的行程。

这年冬天，叶泓孤身北上，先约上我同赴城阳。12月14日下午，入住凯莱商务酒店，晚上，同去市里拜会太生及战友们。

聚首在市北区某处。太生兄有些反常：交谈正欢，他已显疲态，有些昏昏欲睡的样子。现在想起，应该是脑供血出了问题，当时并未在意。这之后再联系，他说身抱小恙，医生让静养；欲登门视，亦被婉

言谢绝，实属遗憾。

猫头鹰

在两位群主的操作下，崂城战友群建立，旨在联络感情，不忘初心，弘扬正能量。太生亦侧身其间，微信名猫头鹰，并配有图片。

不好妄自揣度太生用意。猫头鹰实在是一矛盾集合体：昼伏而夜出，丑陋而强劲，呆萌而智慧，休憩则垂头闭目，精光内敛；出击则键翎凌风，气势逼人。还真与太生为人有契合处。

就外而论，他真就是一般人，一米七二的个头，削瘦而黝黑，不具备运动天赋。另外，歌喉也不出色，听他用俄语哼唱过《喀秋莎》，没有丝毫柔顺感。这在人物峥嵘的部队，存在感并不强。

此外，他也不怎么善言辞会交际，每想到他行走在崂顶的山海林浪中的剪影，一种强烈的落寞孤独感扑面而来。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不是强者，恰恰相反，最有力量的人往往是最孤独的人，他便属此类。

《庄子·达生》讲了一则故事：周宣王的一只斗鸡，经多日训练，变得像木头一般懒得动弹。众鸡见之，纷纷趋避。不怒而自威，应是一种很高的境界。正如太生，日常生活中，他只是略带木讷的独行客，而一旦进入他擅长的领域，他便如游龙入海，可纵横捭阖。

结语

太生兄为副军职大校，战友多称其为李将军。这不单是褒奖，更是尊敬。读庾信《哀江南赋》，至“将军一去，大树飘零”句，便生凄惻之慨；而忆及高适《燕歌行》“君不见，沙场征战苦，至今犹忆李将军”句，更添哀婉之心。斯人已去，先典依高。其言已尽，其憾无穷。并添四韵，是为收束：

枝蔓横陈忆太生，擒波驭电自荣英。常书耳畔三千句，每奋胸中十万兵。山径风来孤影瘦，海滨雨过慧心清。天堂若有将军宴，汾酒香烟待李兄。

最难忘

zui zuinan wang

记忆中老家的苹果园

□ 范文涛

这几天吃着买来的苹果，忽然想起昔日家乡的苹果园。

似乎从我记事起，我的家乡就盛产苹果。我们村子里几乎每家都有一块专门种苹果的田地。每家的苹果地跟其他家之间只隔着一个畦子，每块地都呈长方形，和其他地连在一起形成了大片的苹果园。

每到春天，苹果树上开满了苹果花，有饱满地开着的，有娇嫩地打着朵儿的，一片片、一层层。很多苹果树聚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片浅红的云，又像绯红的朝霞，弥漫着阵阵甜香。曾在宋词里读到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一句，要不是看到过苹果花的繁盛，这句话还真有点让我费解呢！每年这时候，一些爱漂亮的小姑娘常常会到苹果园里转悠。临走时，她们还要折几枝半开的苹果花枝，回家插到装满清水的玻璃瓶子里，别提多别致了。

夏天，特别是放了暑假，苹果园最是热闹。苹果园附近是一片槐树林，底下是一大片绿荫。还未吃完饭，有些孩子就借口去看苹果园，马不停蹄地向果园跑去。在树荫下，有铺着凉席，几个聚在一起打牌；有三三两两把锄来的草放下，选出色泽鲜艳的玩吐草的；更有一个偷偷摘不成熟的青苹果骗别人咬上一口的。他们玩得全神贯注，忘记了蝉鸣的聒噪，忘记了夏天的炎热。他们还常常那几棵草莓栽在果树下。草

莓藤蔓迅速延展开来，由几棵长成十几棵甚至几十棵，结出一个个鲜红的草莓。偶尔摘一些，尝一尝，又甜又酸，那滋味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在孩子们的看护下，青青小小的苹果长啊长啊，逐渐变红、变黄了。

这时候，秋天也迈着矫健的步子悄悄走来。苹果园里已是硕果累累，红香蕉的香甜、黄金帅的酸甜、红富士的脆甜，似乎远远就可以闻到。村里的人们见了面总是会问：“你家苹果熟了没有？”有的大气地说：“没有呢，再长两天吧！”有的豪爽地说：“早就熟了，都快吃完了呢！”那时乡亲们谈起苹果，脸上总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自古以来，苹果就有平安如意的意思，谁不向往呢！

即使是在冬天，苹果园也值得一观。每每下了雪，苹果树枝条上裹了一层薄薄的“轻纱”，真有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韵致呢。此时，诗人看到的是唯美的景色，而乡亲们看到的是希望，是来年的丰收。

当然，这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苹果树被砍伐也已十多年。那片地都种上了小麦或玉米，苹果园也就荡然无存了。然而我和同龄人见了面，总会谈起苹果园，谈起童年的趣事。想到这儿，我削苹果的刀渐渐放缓了，眼角竟不知不觉溢出了一滴泪，又想起那时的美好时光……